

# HASAKEZUDONGBULA 哈萨克族冬不拉 ZHIZUOJIYI 制作技艺

文/黄适远

走进伊犁大草原，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匍匐在西天山的院落，镶嵌在这块地毯上的白色毡房星星点点，无限诗意而浪漫，巍峨的西天山如一个沉默的生命悄然注视着尘世变迁。放目眺远，“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真是放松心灵的好地方。

哈萨克族民间艺人基恩斯制作冬不拉已经20余年了，进入他的作坊一看，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冬不拉，看来他的生意不错。果然，基恩斯说，他每年要制作200多个冬不拉，一般价格为200~350元，主要销售到乌鲁木齐和喀什，有些还卖到了哈萨克斯坦。

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基恩斯显得非常高兴。他说：“没有比接待欣赏自己技艺和尊重哈萨克族文化的客人更令人兴奋的事情了。我们哈萨克族古老的弹弦乐

器就是冬不拉，在我们的每个哈萨克人家庭里，无论老老少少都能弹上几曲。‘冬’是乐器弹奏之声，‘不拉’是给乐器定弦的意思。你们看，冬不拉的琴身为木质结构，它的形状就像一把大勺子，一般有两条弦。”说着，他拿起一把快要做好的冬不拉继续介绍道：“最早的冬不拉制作非常简单，用一整块红柳木或松木挖削而成，共鸣箱要挖成扁瓢形，外面蒙上白松或云杉当面板。拉上两根羊肠作为琴弦，再在勺把儿上装上九个音品，就算制成了。现在方法复杂多了，但是我都做。”话里透着点滴的自豪和骄傲。

我们请他当场做一把，他欣然答应了。拿起一段原木，他用弯斧边砍边说：“先要砍出冬不拉的琴体雏形。这个过程慢一点。”在他砍原木的间隙，我仔细看



看他周围，居然没有发现手锯和刨子，这使我大为吃惊，不由问他。他笑笑说：“现在我们有些哈萨克人都用那些工具，但我不用，我还是喜欢原来老的方法。”陪我们去的当地向导赛力克指着说：“冬不拉的各个部分我们都以人体器官起名，面板叫作脸，背板叫作身子，琴杆叫作脖子，琴头和弦轴叫作耳朵，马子和缚弦叫作肚脐。”听完，我们不由得为哈萨克族人的幽默和质朴叫好，的确太形象了。

这时，向导赛力克拿了几把椅子请我们坐下，同时，端了馕、巴尔萨克（哈萨克人的油炸食品）、奶酪和茶水请我们吃。在我们品尝着主人的美食时，基恩斯已经挖好了琴体雏形。他继续用弯刀开始一一将琴背、琴杆、琴头等部位修削得平整光洁。此时，赛力克说：

“边看边听，听我唱歌吧。”他笑眯眯地自我推荐，我们一起说好。开唱以前，他介绍如何演奏冬不拉，要把琴斜放在怀中，左手持琴按弦，右手弹拨。他调调弦说：“我们哈萨克有句谚语：‘歌声伴你躺进摇篮，歌声送你离开人间。’所以，拿着冬不拉唱歌，就是我们一生最高兴的事情。”说完，用他浑厚的男中音把我们带进了草原的苍茫之中。

没有内容的歌儿好听吗？尽管冬不拉弹得耳鸣心乱，没有放盐的奶茶好喝吗？尽管嗓子已经干得冒烟，今天我们相逢一起歌唱，要给盛会献上美好的诗篇。

只有一棵小草，怎能称作辽阔的草原？只有一小片白云，怎能降雨将牧场浇灌？只有一小块牛粪，怎能将奶茶烧开？只有一棵树苗，怎能绿化戈壁绿洲？

冬不拉的音色在毡房里优美动听，浓郁的草原风味扑面而来。一曲弹罢，令我们心胸为之一振，也仿佛给正在干活的基恩斯带来了更多的力气。他的动作更加快捷，此时开始砍削做面板了。他不断介绍道：“做面板一般使用松木，要是白松或天山上的云杉就更好了。做面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木材的纹理，要和琴弦平行，上下垂直，面板厚度在0.3厘米。为防止琴弦张力让它弯曲变形，在面板背面横向放一松木音梁（腰带）。将面板用木钉钉在琴腹四周，即成共鸣箱。共鸣箱做成扁瓢形，面宽15厘米，上部渐窄、与琴杆相连，底部为圆底。琴头扁平、无饰，较琴杆稍宽。两个弦轴木制、圆柱形，分上下横放或竖放于琴头上。”







赛力克说，老的冬不拉手在20世纪60年代初研究制成最高音、高音、中音、次中音和低音五种冬不拉。它们的结构基本一致，但大小和音高不同。共鸣箱为瓢形，用七块木板拼合而成，琴杆较短，改传统的肠弦或丝弦缠品大塑料或铜质音品，并增加了品位，扩大了音域，改丝弦为钢丝弦，音孔也改为一个大孔，增强了音量。这使得冬不拉有了更强的表现力，更能表达出草原的苍茫无边。

实际上，早在公元3世纪时，冬不拉就已在哈萨克族民间流传了。直到今天，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吹笛和弹冬不拉的伎乐人》，人们仍能看到它在古代演奏时的风貌。哈萨克族会弹冬不拉的人比比皆是，人们十分敬重那些技艺高超的冬不拉手，尊称他们为“阿肯（民间歌手）”，他们可以一边弹奏冬不拉一边放声歌唱，并能见景生情，随感而发，边编边唱，胜似泉涌。哈萨克族有句谚语：“阿肯是世界上的夜莺，冬不拉手是人间的骏马。”冬不拉以简朴轻盈的构造，蓄纳天地万籁之声，伴随着牧羊人飘动的篝火，诉说着草原上的故事。

在基恩斯不慌不忙的操作下，一把崭新的冬不拉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轮流欣赏和赞美着。“其

实，我现在做袖珍、微型冬不拉做的多。”基恩斯说完，拿过一个纸箱，一打开，我们不由赞叹道：“哦，太精致了。”箱子里装满了小冬不拉，全是微型的。长度在10~30厘米之间。基恩斯慷慨地给我们每人送了一把。

哈萨克族群众把冬不拉当成生活中的密友良伴，



在毡房的壁毯或箱柜上，都悬挂或摆放着冬不拉。牧人骑着马走在牧归的路上，总喜欢在畜群前面，或在一块高地上纵情弹唱。当琪曼古丽花开遍天山草原，一年一度的阿肯弹唱会便在美丽的夏季牧场纷纷开幕。每年的此时都是他们放声歌唱、大显身手的时候。而此时，每个牧民最渴望听到的就是他们热爱的阿肯的歌声。夏季的牧场葱郁凉爽，当最后一缕炊烟散尽在夕阳的余晖中时，茶足饭饱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谈笑风生地汇聚到牧场一角。当再熟悉不过的身影涌入眼帘时，此起彼伏的欢呼声都会让阿肯精神一振，比饭前饮

的美酒还醇美，而眼前的对手也让自己豪气顿生。

当煮熟的羊肉芳香扑鼻地端上来时，夜幕已经悄然降临了，但冬不拉的歌声却在这个西天山的怀抱里毫无倦意地在毡房里飘荡了一夜。